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 费依雷内·普雷斯顿 著
傅小平 郑 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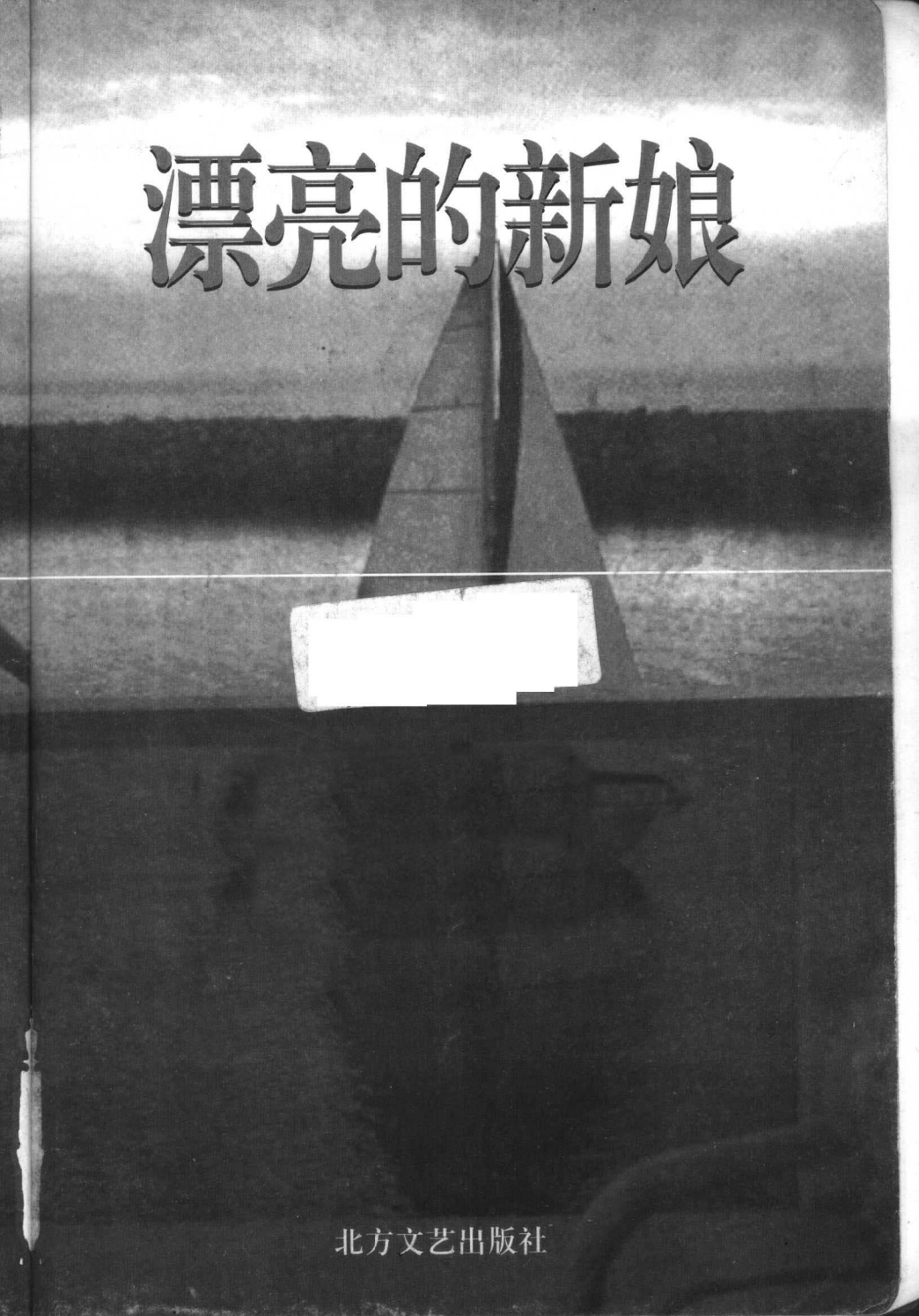


漂亮的新娘

PIAOLIANG DE XINNIANG

文艺出版社

漂亮的新娘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7 - 0020

© 1995 by Fayrene Preston

©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屈剑峰 蒋 宏

漂 亮 的 新 娘

Piaoliang De Xinniang

[美]费依雷内·普雷斯顿 著

傅小平 郑 欢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楼)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字数 11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17 - 1021 - 8/I · 1005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引子：月光下，一个漂亮的女人 (1)

这是一个温柔的吻，一个有节制的吻，也是一个令人颤栗的吻，它所产生的激情迅速传遍了他的全身。

一、再遇美人 (5)

一阵怒火油然而生，直涌上他的喉咙，使他几乎难以呼吸，该死的，她的这种表情像是他俩之间从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似的。她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二、错误的人，错误的时刻 (24)

在几秒钟内，乔在他心内激起了爱与恨这两种最原始的反应。她不像他认识的其他女人，他曾对自己的所有的警告和提醒此刻却毫无用处。

三、一个更大的较量即将来临 (39)

她开始渴望卡里用嘴唇控制她的嘴唇的方式以及卡里那双充满自信的手在她身上纵情抚摸的方式，那种卡里所认为的他有权对乔做任何他选择的事情的自信方式。

四、一个男孩失踪了 (59)

但这一次，这种情况需要一些技巧和手腕，他相

信如果由她自己来处理，成功的把握更大些。

五、在渴望中燃烧..... (73)

他感觉他掉进了一个无法逃离的陷阱，一个充满强烈渴望和巨大失望的陷阱——想要得到她，却不可能。

六、温柔而狂野的林间空地..... (98)

她的眼睛深不见底，毫无防范。他穿透了过去的防范和伪装，直到瞥见她的灵魂，那是一个纯洁、诚实和恐惧的灵魂。

七、两种感情的碎片 (114)

环视了一下四周，他看到她的紧身衣在不远的地方鼓成了团，在微风的吹拂下，它的那些装饰层轻轻波动着，就像一朵漂亮花的花瓣。

八、凯丽妹妹 (128)

她相信，任何过多的压力都可能使凯丽滑到危险的边缘，因而她只能尽可能地等待。

九、女人的智慧和方式 (144)

她告诉他，慢慢地、吃力地。她能想到每一个细节，她无法猜到他在想什么，他一次也没打断她，尽管有时他确实想打断。

十、戏剧性的事件 (157)

当太阳慢慢地沉入地平线时，艳丽的彩虹，橙色、金黄色的晚霞燃烧着划过天空。卡里发现乔正站在后面的露台上凝视着这壮观的景色。

引子：月光下，一个漂亮的女人

一轮银月高挂天空，她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看起来像是一尊雕像。她的皮肤如同石膏一样冰清玉洁，头发比月光还要洁白，穿着一袭白色的曳地长裙，一动不动地坐着，看上去无比的漂亮。

她真是太美丽了，几乎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几分钟以前，这幅美丽的景象使得卡里禁不住停下了脚步，现在，他甚至再不愿意挪动一下，他已经完全被她迷住了。这也许是米开朗琪罗雕塑了她，或许她就是女神下凡。

他显然是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境界。

只有他的敏感部位的冲动是真实的。

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一阵阵的音乐声从一幢大房子里传出，又融入茫茫夜色之中，屋内，晚会正进入高潮。但在花园里，优美的旋律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宁静与对性的渴望。

他没有动，他甚至也不想呼吸，但他现在必须做点儿什么，因为她转过头来，正看着他。

他希望她紧张，但是她没有。她也没有显示出惊恐和不快。

“你怎么了？”她问道，声音沙哑而平静。

“我本不愿打扰你。”他回答道。

“我并不拥有这个花园。”

“这么说，你不是考德威尔家族的成员。”他指着 he 背后的

房子说。

“对，我是这儿的客人。”

“我不是。”

“这么说，你是不请自到。”她的语气既无惊讶，也毫无责备之意。

“不。”他等待着她问下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但是她没问。于是，沉默出现在他们中间，不过并不使人感到紧张。他想再听到她的声音，渴望更多地了解她，所以，他问到：“你厌倦这个晚会吗？”

“厌倦的是人。”

“是所有的人？”他又问。

她的嘴唇露出了一个疲惫的微笑：“他们中的一些人。”她停了一下说。她的目光凝视着远处，“那里没有空气。”

“我注意到了，上一次的晚会是在一个九十英尺长的房间里举行的，那个房间所有的门都是十五英尺高，并且全朝露台开着。”

她仰起头来，银白的长发下滑到侧倾着的裸肩上：“你是建筑师？”

“不，但我能够测量距离。”

“真是一个有用的本事。”

她丝毫没带讽刺意味。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她的一部分思绪仍然集中在某个别的事情上，这一点使他感到很恼火，但他却不合情理地想吸引她全部的注意力。

他挨着她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唯恐碰着她，“这是个美丽的夜晚，对吗？”

“是的。”她心不在焉，心事重重地回答。

她的心绪早已离开了他，他简直无法忍受这一点。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夜晚。月色显然冲淡了玫瑰花艳丽的色彩，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抑制它的芬芳，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减少他身旁这个女人的神秘，以及无意间对他产生的魅力。

“看着我。”他温柔地说。

她顺从地转过头来对着他：“这样吗？”

“我并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任何东西。”

淡淡的惊讶掠过她可爱的脸庞，随即又消失了：“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在你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他摇了摇头，“没什么。”他想他这样说是违心的，他实际上非常想要从她那里得到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在他身上像头痛似地显示出来。他伸出他的手：“我叫卡里。”

“卡里，”她重复道，握住了他的手：“我叫乔。”

他拉住了她的手，想尽量多和她的肌肤接触一会儿。

但这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快。事实上，他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她，即使是他自己。她离他仍然十分遥远，就像刚才他错把她当作雕像那样。他把另一只手放在了她的手上，完全捂住它，“当我第一次看见你时，我认为你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某种东西在她银色的眼中闪烁：“我很真实。”

“是吗？”他审视了她片刻，然后冲动地说：“相信我。”他朝她倾了过去，随即将嘴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令人吃惊的是，她没有反抗。这是一个温柔的吻，一个有节制的吻，也是一个令人颤栗的吻，它所产生的激情迅速地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抬起头来俯视着她，他满意地看到，她宁静的表情终于有所改

变。她正疑惑地看着他。

“你也感受到了那个，对吗？那种被电击的感觉？”他问道。

她眨了眨眼，说：“没有。”

“你在说谎。”

“这样说很奇怪，”她慢吞吞地说，“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知道你叫乔，而且，我知道你是怎样亲吻的。随着我们的相处，我能知道你的全部。”他很清楚他在说什么。和这个女人呆在一起的这一刻，带给了他一种奇妙的感觉，在他的经历中，这种感觉是很少有的。他又一次把他的嘴唇放在了她的嘴唇上，但这一次他用了点儿劲。她的唇吻起来像蜜一样甜，她的肌肤抚摸起来像绸缎一般柔软，她身上的气息闻起来比周围的花更香。他给了她一个更紧更深的吻。他欲火中烧，她的感觉，她的气味，她所有的一切都涌入了他的头脑，渗进了他的血液，以致他无法再考虑别的事情。

慢慢地，而且是毫无疑问的，她在迎合他。体肤相触，她靠着他，变得温柔起来。他激情澎湃，已经消除了她的遥远，他终于摸到了她。

他在他的怀里，像一团火，快乐，剧烈地抖动，而且越来越厉害。他能感觉到她的手正用力抓着他肩上的衣服，她的双乳正紧压着他的胸膛。她不再遥远了，她就在这儿，和他在一起，紧紧地缠绕着他，渴望着他。突然，一种需要她的愿望烧灼着他，“张开你的嘴，”他急迫地说，“请。”

她有点紧张，但只是一瞬间，然后她照着他所说的那样做了。当他的舌头滑进她嘴里时，她开始呻吟。

“天那！”带着沙哑的喘息，紧贴着她张开的嘴唇，他说道。

“你从哪儿来？我怎么会这样的运气碰到你？”

她的身体一下子变僵硬了，对他又变得严肃了。

“乔？”

她把自己的双手插在了他们的身体中间，并且用力推他的胸脯，“我不能这样做。”

“做什么？”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你指的是吻我？”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慌，“我必须走了。”

“不！等一下……”他试图抓住她的手，但是他慢了一步。

她站起来离开了他，朝着那座房子跑去。白色的曳地长裙随着她的脚步飘了起来，把玫瑰花瓣挂落了一地，树叶也在不停地晃动。他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月光里。

一、再遇美人

当他驱车沿着一条绿树掩映的车道行驶的时候，卡里仍在想着昨天晚上那个名叫乔的女人。他的目的地已经隐约可见了，那是一座大庄园，石头砌成的墙上爬满了常青藤之类的攀援植物。卡里和阿比盖尔·戴纳罗有一个约会，戴纳罗现在是令人生畏、有权有势的戴纳罗家族的族长，卡里要同戴纳罗讨论有关戴纳罗大侄女婚礼的安全保卫问题。虽然卡里从他叔叔那儿已经或多或少地听到过戴纳罗家族的事情，但是否由他来担任这份保卫工作，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尽管戴纳罗家族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他还是无法把心思集中到这上面来。

如果他和乔没有相互亲吻，他还会认为他只是在梦中见到了她，但是那些亲吻是千真万确的，它们使他后来整夜心绪不宁，辗转反侧，一直在回忆和重新体验他们的相逢。

他打算再找到她，他想这没什么问题。他准备和戴纳罗的约会一结束，立即驱车前往考德威尔那儿，谨慎地提几个问题，如果问不出个名堂来，他就干脆直截了当。

通常，女人不会在他心中占有什么位置，她们不会打扰或使他不安。他有正常的性要求，或许还超出正常范围，他有过几个相互来往的女人，但这种来往只会持续几个月，或再稍长一点，最后总是他先说“再见”。如果可能，彼此就友好地分手，否则就干脆拉倒。

当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工作上。在心情好的时候，他就约会，如果彼此感觉不错，就上床云雨一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呆着，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独自一人。但是，在月光下和乔的接吻，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事情。

现在，他无法把他们的亲吻和乔从他的脑海中抹去。

他把他的车停在了那所大庄园的门前。一个看起来很强壮，脸部表情严肃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把他领进了这所大庄园。

“戴纳罗太太在日光室。”这个年轻人转身背对着卡里，一边迈着优雅的猫步，一边带着可怕的自信说：“跟我来。”

卡里的嘴唇动了一下，他可能想说点儿什么。但那个年轻人显然根本没考虑过他会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他完全能够使别人做他想要他们做的事情，即使别人非常不愿意。

虽然并不十分情愿，但卡里仍然要跟着这个年轻人走，因

为这个年轻人使他感到好奇。棕色的头发梳成了一个极奇特的式样，金黄色的眼睛，再加上古铜色的皮肤，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十分古怪，他似乎是个多种族混血儿。身穿一条高级的灰褐色便裤，一件普通的白棉布短袖T恤，还有两根花里胡哨的吊裤带，“真是个有趣的男管家。”卡里暗自想。

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过道后，年轻人推开了一个双开门，并对卡里招手示意让他进去，“怀特菲尔德先生想要见您。”他对着房间里说。

这个大房间里充满了阳光，摆了许多植物，还有舒适柔软的沙发和坐椅。卡里仅有片刻的时间来打量这些东西，随即他听到了一个响亮悦耳、节奏明快的声音：“谢谢你，大卫。您好！怀特菲尔德先生。卡里，对吗？我能叫你卡里吗？来，和我一块儿喝早茶。”

卡里的视线集中在了这个身材很高，上了年纪的妇人身上。她身穿一件鲜红的丝质土耳其式长袍，长袍带有长长的袖子和腰带。她手里拿着一支镶有珠宝的、空的长烟嘴，正坐在一张白色的柳条靠椅上，身体周围挤满了五颜六色、印有各式大花图案的软垫。卡里猜想，她大约快七十岁了，就像她盘得高高的火红的头发是借助染色一样，她那漂亮的模样也一定是受益于整容术。

要是卡里事先不知道她是嫁到戴纳罗家族来的话，她头上所缺少的戴纳罗家族的特殊标记也会告诉他这一点。因为所有戴纳罗家族血统的人，都有一束银发。

这个家族的人从来就没有对此作过任何解释，而是任凭人们去想象、推测。人们一般都认为是命运给了他们这束银发，作为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财富的代价，他们必须忍受不幸的

痛苦，这束银发就是他们忍受不幸与痛苦的外在标志。然而，和其他人不同的是，除了这束银发，他们其余的头发永远不会变白。

“我的医生告诉我，我不应该喝过多的咖啡。但自从我碰巧知道了我的血压比他的还要正常起，我就没理他那一套了。”当她示意卡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时，她明亮的蓝眼睛里闪着调皮的神色。

“他还告诉我，我需要停止喝苏格兰威士忌，但我还是没听他的。我戒烟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还想要我干什么呢？”

阿比盖尔清了一下嗓子，眯着眼睛看了卡里一下，继续说：“我实际上已经戒了烟。”她又看了一下卡里，“总的来说，伯特是个好医生，至少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我比他更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她有意眨了眨眼睛。“他一直在试着更好的了解我的身体，——这个老傻瓜。他认为他在爱我，他三十多年来一直这样想。难道不是那样吗，大卫？”

“对，是那样。”

卡里转过头来，看见刚才那个年轻人正背靠着那扇关着的双开门，两只肌肉发达的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似乎他正守着这个门，这个房间和她，哦，对！或许他是个保镖。

她笑道：“大卫说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妈妈。顺便问一下，你见过了大卫吗？只要他在我身边，我的生活绝对就更轻松，更有趣得多。”

轻松？或许大卫是个助手，更有趣？一个陪伴？“我们没有见过，至少没有正式认识过，戴纳罗夫人。”卡里朝着大卫那张石头般的面孔点了点头，由此他赢得了阿比盖尔·戴纳罗一个满意的微笑。

“叫我阿比盖尔，卡里，人们都这样叫我。要咖啡吗？”

卡里很乐意欣赏阿比盖尔·戴纳罗夫人的炫耀，他坐在椅子上往后移了移，“谢谢，请不加糖。”

她从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纯银咖啡壶里，将咖啡倒入一只精致的瓷杯。“那么，你是雷蒙德的侄儿？”

“是的。”他回答道，并且立刻站了起来，打算接过咖啡杯。“我的父亲是他的兄弟。”因为没有自己动手倒咖啡，所以他又看了大卫一眼。大卫既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什么表情。

“雷蒙德给了你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你是你们那一行中最棒的。”

“我很感激他那样说。”卡里回答道。

她的长烟嘴在空中挥了一下，“相信我，要是你没有那两个证明你能力的证书，他是不会这么说的，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证，一个是前特工人员的身份。雷蒙德很为您感到骄傲。”

“他真好。”

“胡说。你有这样的背景，当他决定退休的时候，请你来接替他的工作，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常常说你掌握了一些最新的技术，已经对这项工作作了很大程度的改进。”

“我很希望我能这样。”

“哦，我确信你已经做到了，雷德蒙不会对我撒谎。他和我交情很深。”她的长烟嘴连续在空中划了好几个圈。“实际上，我们在巴黎的一个春天，曾有过一段浪漫的时光。他告诉过你吗？”

“喔，不。”

当她的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的时候，卡里看到她长长的

指甲壳在闪光，指甲壳被涂成了和她的头发、长袍一样的红色。

“雷蒙德总是很谨慎。”她说。

显然，卡里觉得很好笑。

“当然，那是在我和尤金结婚以前的事。”

尤金·戴纳罗，是传说中的戴纳罗兄弟中的一个，他们帮助并保持住了这个家族的庞大事业，并且扩大了它，使这个家族比以前更加富有。如果卡里没记错，那么尤金·戴纳罗是死于二十年前，阿比盖尔是那一代人中最后一个还活着的。戴纳罗家族现在的这一代，已经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家族帝国。

“关于我大侄女的婚礼，”阿比盖尔说，随后皱了皱眉头，“就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的会面仅仅是一种形式，但你确实需要会见未来的新娘，以便确保我们能得到她的赞同。大卫，她在哪儿？我告诉过她这次会面，是吗？”

“确实如此。”大卫慢吞吞地轻声说道，“我保证她随时能来。”

阿比盖尔赞许地点了点头，又看着卡里：“乔安娜总是很干脆，她总是很讲效率，这就是为什么……”

门开了，卡里转过头，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年青妇女，正悠然自得地走进来。她穿着白色亚麻布便裤，白色真丝宽松式短外套和一双白皮凉鞋。她的长长的淡亚麻色头发，用一条浅金黄色丝巾捆在颈后，灰绿色眼睛带着一种漠然的、梦幻般的神情，似乎在想着某些遥远的事情。

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传遍了他的全身，随之而来的是无名的怒火。

这是乔，那个他昨天晚上在月色中吻过的女人。很显然，

他来就是为她的婚礼提供保卫措施。

“啊，好，乔安娜，你来了。”阿比盖尔带着温和的微笑对乔安娜说。“亲爱的，过来见见卡里·怀特菲尔德。他是雷蒙德·怀特的侄儿，据雷蒙德说，他很棒。”

要不是卡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乔的话，他或许会错过乔认出了他的那一瞬间。在乔的步伐中，仅有片刻让人几乎难以察觉的犹豫，随后她又向他走来，步伐优雅，可爱的脸上表情平和，看不出任何特殊的東西。

当她走近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伸出了他的手。由于阿比盖尔和大卫在场，他本打算不提头天晚上的事，但乔显然没有这种保留的打算。

乔伸出她的手，举止优美，具有贵族风度和冷淡的热忱，“你好！我是乔安娜·戴纳罗。我相信我们昨晚在考德威尔家的花园里见过。”

“是的，我们见过。”由于有头天晚上的经历，他有意延长了握手的时间，以便有机会更近地来打量她。她确实有著名的戴纳罗印记。她的那束银发有半英寸宽，从她右额的发际一直向后。这束银发在她的头发中只有一道淡淡的痕迹，昨晚，月色冲淡了这道痕迹，所以他没有看到。如果他看出来，他或许会把乔和戴纳罗家族联系起来，那么，昨天晚上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他绝不会想到，那个紧紧地靠在他怀里，发出甜甜的呻吟的女人，是一个已经订了婚的人。

她抽出她的手，“我想你昨晚是在负责晚会的安全，对吗？”

“是的。”

一丝微笑挂在她的嘴边，“对，你确实说过你不是客人。”

一股怒火油然而生，直涌上他的喉头，使他几乎难以呼吸。该死的，她的这种表现像是他俩之间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她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是的，我确实那样说过。但是你……”他停了一下，故意用一种傲慢无礼的眼光扫视了她一下，“没有提到你要结婚了。”

乔的眼中有种东西一闪而过，“我没有吗？”

“相信我，我应该记得。”他低头看了一下她的左手，一颗梨形的钻石在那闪烁，“我总应该记得一枚如此大的订婚戒指。”

“我见你的时候没戴它。我的未婚夫是在昨天晚上晚会结束时才给我的。”

“真是太罗曼蒂克了，”阿比盖尔插嘴说：“布雷特计划把它当作一个惊喜送给乔安娜，是吗，亲爱的？”

“是的。”乔安娜答道，她把视线从卡里那儿转到了椅子上。

“但是，整个订婚过程就像一股旋风，”阿比盖尔继续对卡里解释，“他们相互认识已有好几年，但他们突然对我们大家宣布他们订婚了，这使我们都很吃惊。并且，他们坚持婚礼要尽快举行。这只是几天前的事情，现在，离举行婚礼仅有短短的两个星期了。婚礼晚会是十分令人激动的。”他看了一眼她的侄女，乔安娜脸上的表情，在那一瞬间是难以捉摸的。“乔安娜到那个时候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心情了。”

乔对她的婶婶微笑：“我相信怀特菲尔德先生现在想工作了，他一定是个大忙人。”

他坐回到他自己的椅子上，凝视着乔说：“你昨晚叫我卡里。”